03 冬瓜糖霜

郭乃文

「囡仔兄，我欲買一包五斤的檳榔，欲細粒的喔！」「叔仔，阮遮干焦有賣冰糖，無檳榔啦！」「著啦！著啦！你都知影叔仔講話落風落風，閣愛佮我滾耍笑！」

阮阿公是做冬瓜糖霜的，顧店頭是我的日常。平常時仔大人若佇後壁無閒咧做工課，阮就愛佇頭前鬥影一下。寢開始我真閉思，人客若來，我總是一句話嘛講袂出來。不而過一改、兩改了後，我發現做生理、和人接接無遐困難。上基本的就是共人客欲拄的物件攢好勢，紲落來就愛有喙水和人盤撋講好話。久來我算數的速度愈來愈緊，和人應對的態度也愈來愈大方！

講著阮阿公，厝邊隔壁毋是叫伊「冰糖的」，就是「冬瓜的」。逐工天才拍殕仔光，伊和阿媽就會開始準備敲冰糖，這項工課我上佮意。冰糖是用糖落去激的，一粒一粒的冰糖就親像是我真愛食的 phú-lìn 遐古錐。紲落來就愛用人工共冰糖敲予細粒細粒，這也是阿公的堅持。

阿公講用機器雖罔誠利便，速度嘛較緊，毋過冰糖面就會霧霧無婧閣袂金滑。用手敲冰糖雖然會較忝，毋過冰糖較光面嘛較有溫度。阿公講的實在是有道理，毋過阮囡仔人哪會認真聽。逐擺我攏共敲冰糖當做咧比賽，看我和阿公啥人敲較緊、敲較濟，閣順紲趁阿公、阿媽無注意的時，偷偷仔共冰糖窒入去喙空，享受這甜粕粕的好滋味。

但是莫看我顧耍、顧食，其實我嘛有學著誠濟冰糖的智識。阿公定講冰糖愛曝予焦，貯佇袋仔才袂溼溼，烘爐閣較厲害也比袂過日頭遐燒熱。就是按呢，阿公才會逐工共冰糖搬去外口曝。雖罔誠忝頭閣加一擺工，不而過只要會使共品質顧予好，阿公總是歡喜做、甘願受。逐擺我攏笑阿公戇大呆，趁錢趁甲遮辛苦，阿公攏講我是囡仔人講囡仔話，以後大漢你就知。

日子一工一工過，冰糖市場愈來愈競爭，雖罔生理歹做，不而過阿舅承起來做猶是用阿公的精神，咧扦冬瓜糖霜的生理。阿公的冬瓜糖霜有甜粕粕的好滋味，伊更加予我學著誠濟人生的智慧。